

人间物语  
Benjianwuyu

## “漏网之鱼”不足羨

□李伟明

与公职人员交流廉洁自律的话题,我总是反复提醒他们:不管什么时候,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,哪怕是百分之一、万分之一都不行。被侥幸心理坑害的人太多了,他们的教训十分值得吸取。

多数人对此表示认同。尤其是这些年,反腐力度这么大,这样的案例随手一举就是一大把,而且很多就发生在身边,都是大家熟悉的人,所以,这种浅显的道理,本来无须多说。但也偶尔遇到抬杠的。有人这样反问我:某某人都送了(或收了),也没见他出啥事呀?你能说所有的贪官都能被揪出来吗?——这里所说的某某人,当然是大家认为“疑点”多多,手脚不怎么干净的个别干部。这种人,在群众当中口碑甚差,但由于种种原因,又尚未在纪检监察机关挂上号,所以看起来似乎还“安全”着。

对此,我只能这样说,如

果你这样计算,那可就危险了。就像不能因为别人做小偷没被发现,而心生羡慕也去做小偷一样,身为公职人员,岂能因为反腐的过程中出现了“漏网之鱼”,便去效仿他们的腐败行为?放着平平安安的日子不过,非要去惹是生非,为自己埋下一堆的隐患,那只能说是咎由自取了,怨不得别人。

俗话说“有样学样”,但学样要学好样。学好样,才有日积月累的进步,才有正大光明的前途。如果好的不学,偏偏要捡歪门邪道来学,那么,最终定然是走进了死胡同,看不到一点希望。朗朗乾坤,什么时候轮到魑魅魍魉长久?不行正道者,终难致远。文明进步是历史发展大方向,连这样的大势都看不明白,就没法融入主流了。所以,如果一个人会羡慕“漏网之鱼”,他的格局也就可想而知,他的未来也就

可以预见。这种人,如果他坚决不改,那便得远离之。

更何况,“漏网之鱼”也未必有他想象得那么幸福滋润。他们一时获利,内心并不踏实,因为天网恢恢,最终落网的太多,而且越来越多,这种人只要还活着,他们就不敢保证自己是安全的。他们再“小心”或者“运气”再好,不等于与他有过关联的人都能这么“小心”,都有这么好的“运气”。收钱送钱这样的事,只要其中一人露出了马脚,便可能扯出一大串。看看那些白发苍苍的受审人,因为“连锁反应”而被顺藤摸出,便知道这话并非凭空想象,一点也不夸张。

人生在世,白驹过隙。有限的人生,应该用来做有价值的事业。贪小利走邪道总是见不得阳光的。一个人既然可以堂堂正正地活在阳光下,何必选择像老鼠一样畏畏缩缩躲在阴沟里?仔细算算数,快乐而

有质量的日子,对那些人来说也许并不多,论起人生的“大账”,他们其实未必赢了。

说一个我亲身接触过的案例。当事人多年前收过一个外地人的黑钱。后来,这个外地人回老家“发展”,二人再也没什么联系。没想到,前几年遇上扫黑除恶专项行动,这个外地人在家乡被“扫”了。然后,那人“立功”心切,竹筒倒豆子,将自己一路走来所逢过的受贿人全供出来了。这时,那名收了钱的干部,正迎来提拔的大好机会。他万万没想到,多年前的一次失足,使他不仅升迁无望,最终还丢了饭碗进了号子,导致了一辈子的痛。

还有一个级别高一点的干部。有一年,他分管某项目时,怀着侥幸心理得了一笔不义之财——也就这一笔而已。他以为,与这个供应商纯属一锤子买卖,以后不会有机

会再见面了,此事也就不可能浮出水面。可没想到的是,这个供应商在外省也以同样的方式行贿,结果不小心被逮到了。商人自然毫不犹豫将这个官员连带供出。于是,这个正准备安享晚年的官员,无奈地去班房苦度晚年了。

每每想到这些事,作为纪检监察干部,我便恨不得给每一名干部一句忠告:心存侥幸,必有后患!大家都是稳定职业的人,没必要一时冲动把一辈子的平安幸福押上去,赌那一瞬间的“心跳”。干了这样的事,还在隐秘阶段时,你只能屏着呼吸不敢吭声;而若是哪天撞上了枪口,迎来的就是百分百的痛苦。所以,如果一个人竟然把“漏网之鱼”当作羡慕的对象,那他的“三观”已出了严重的问题,离深渊已经不远了。总有一天,他会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条投网之鱼。

## 书生报国

——老科技工作者李超显的故事

□李雪晴

就是这样的背景下,新房建成。风云将婆婆接到家,一照顾就是半年多。后来,母亲病重,甚至血流不止。到了1965年初,母亲甚至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最后两天,老人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。就这样,才四十五岁的母亲过世了。弥留之际,她还念着远在他乡的儿子。

每每回想起母亲,超显总有一种莫大的悲伤,痛在心中。

由于超显工作性质的原因,夫妻两人总是聚少离多。超显在北京时间不长,就被派到哈军工学习。等哈军工的工作完成,超显又被派到新疆。

## 辗转万里行

1967年10月,李超显一家四口乘坐火车,经过四天四夜到了乌鲁木齐,但这仅仅是真正远行的一个起点。

他要去的,可以说是祖国边陲,一个叫“羊大满”的地方。即便现在,此地依然不太好找。这里靠近喀什,接近中国的最西边。

这一年,他三十岁。这次进疆,对他来说颇有些“拖家带口”的味道——他和妻子范

风云带着八岁的儿子李维、三岁的女儿李英,一家四口风尘仆仆地来到新疆这个陌生的地方。

在乌鲁木齐举目无亲,但离家再远,总能通过乡音找到老乡。老刘就是其中一位,在乌鲁木齐当工人。他是山东人,很豪爽,听眼前这位穿着军装的解放军同志说去喀什找不到车,二话不说就打电话联系。很快,超显一家就上了一辆去喀什的卡车。

这次远行,对全家每一个人来说,都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卡车后边的帆布篷里,满满坐着二三十人,各色穿着打扮。除内地来的汉人外,其余全是南疆少数民族的装束。路是砂石路,沿途几百里见不到一个村庄。好在每行程约一天,沿途就有一个供给站,在里面买点面包、饼干和开水。

车上很是拥挤,加上一路颠簸,不少人坐在生硬的后车地板上硌得屁股生疼。好不容易到了补给站休息一下,却发现这里的被子格外脏。就连提供的饭菜,也很不对胃口——用老家的话来

讲,就是过于“膻气”,和内地的牛羊肉不一样。无奈,全家就买点面包、饼干什么的,用瓷缸打点开水,就算是吃饭了。

那次远行,算是十分顺利,即便是“胡天八月即飞雪”的中秋时节,一路上居然没有遇到恶劣天气。就这样,卡车笨重缓慢地行驶着,途经乌鲁木齐、吐鲁番折向天山以南,到达库尔勒、阿克苏后又一路向西。砂石路上驶过便满天尘起,前程漫漫,目的地遥遥无期,就像一直藏在夕阳的后边。

整整七天,卡车到达了喀什。

超显一家随后被单位接到喀什城附近的一个地方。

这就是通讯站,对外名称是“羊大满”,实际上却是我国20基地的计算通讯控制站。南疆建筑公司按照要求已建好四排平房,计算机办公大楼也已建成,还打了一口直径半米的自流井,经化验是软水水质,非常理想。就是这口井,吸引很多维吾尔男女老乡亲们前来,经常听到他们竖起大拇指高声评价:“亚克西”!

当时,这里驻有两三百人

部队官兵。作为科技人员,超显一家四口拥有了一套房子,虽然总共不到四十平方米,却有一大一小两间卧室和厨房,在当时的环境下,那算是很幸福温馨的。当时,年幼的长子李维就单独住在那间小屋里。四十多年后,当李维再次来到这一带寻访时,此地早已物是人非,认不出一点儿昔日模样,基地也早已搬迁,原址现在是某部陆军的直升机场。

喀什,在当地人的发音称谓上,即不是“卡十”,也不是“客十”,而是被叫作“哈十”。“计算通讯站”就坐落在喀什城的西北边。该站是正团级单位,站长边瑞修,河北献县人。政委孙耀,沈阳人,人高马大,相貌堂堂。他是文工团出身,吹拉弹唱样样精通,在整个基地很是活跃。他留着满嘴的胡子,还在当地的商店里买了一双长筒皮靴,再穿上空军制服在集市上一走,自然吸引不少男女老少的目光。

孙耀常领着大家去工地巡察。有一次,他带着六名技术员、三名司机,开着三部苏联六九式绿色越野车,共十多个人在工地周边大范围地游



李超显与妻子范风云

弋,观察地形地貌。其中孙耀六人穿空军服装,挎着匣子枪,身边年轻精干的驾驶员、通讯员一律挎匣枪着陆军军装,他在这支队伍里很是显眼。回单位时路过自流井停车休息,不久就围上不少维吾尔族男女老乡,他们看到孙政委这身装扮,纷纷竖起大拇指,“亚克西”个不停。究其原因,他满嘴络腮胡须,维吾尔族老乡将他认成同族,他是官员,周围都是挎枪的军人,自然感到无上荣耀。